

中西文论思想识略

吴子林◎著

闽籍学者文丛

张炯 吴子林 主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中西文论思想识略

吴子林◎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西文论思想识略/吴子林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5.9

(闽籍学者文丛 / 张炯, 吴子林主编)

ISBN 978-7-211-07183-8

I. ①中… II. ①吴… III. ①文学思想史—对比研究
—中国、西方国家 IV. ①I209②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4544 号

中西文论思想识略

ZHONGXI WENLUN SIXIANG SHILÜE

作 者: 吴子林

责任编辑: 陈斯敏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fjpph7211@126.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 618 号桔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66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1-07183-8

定 价: 3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序

本丛书为闽籍知名学者的学术论著精选集。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海隅，有一条美丽绵长的海岸线，让人联想起一种开放性；北为武夷山脉等群山所隔，又略显局促、逼仄。地理位置的这种矛盾性特点，一方面，使闽地学者不安于空间狭小的故园，历经磨难而游学四方，冲出“边缘”进入“中心”；另一方面，又有一种与“中心”相疏离的“外省”特色，在“中心”与“边缘”之间保持着必要的张力。这有力地塑造了闽地文化独特的“精神气候”：有比较开阔的世界性视野，善于借助异域文化经验、文化优势来实现自己、完成自己，建构属于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话语，占据着学术思想的高地。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原文化渐次南移，尤以唐宋为甚，故闽地学人辈出不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期，福州、厦门被列入“五口”开放，西学进入沿海城市，闽地涌现许多文化先驱，一度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如，“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严复，译介域外小说的林纾，等等。此后，闽地文化人如鲍照诗所云“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以其才智和气魄在激烈竞争中居于重要地位。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又一转型期，闽地文化人再次异军突起、风云际会，主动发起、参与了当代中国文坛数次意义重大的论战，发出时代的最强音，大大深化了80年代以降的文学变革和思想启蒙，成为学界思想潮流的“尖兵”。为此，当代著名作家王蒙提出了文学理论、批评界的“京派”“海派”“闽

派”三足鼎立之说。这对于一个文化边缘省份而言，既是悠久历史传统的复苏，也是未来文化前景的预期；既是一项殊荣，也是一种鼓舞。

当代学术中“闽派”的提法，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更是一种文化概念。这个以地域命名的学术群落，散布全国各地学术重镇，每个人的文化素养、价值观念、审美向度和言述方式大相径庭，但都在全国产生了辐射性的影响力，充分展现了八闽大地包容万象的气势。职是之故，我们不拘于一“派”之囿，以“闽籍学者”定位这一丰富的文化现象。

受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委托，我们欣然编选、推出这套“闽籍学者文丛”，其志在薪梓承传，泽被后学，为学术发展尽一绵薄之力。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闽籍学者阵容强大，我们拟分期分批分人结集出版，以检阅闽地学人的学术实绩。“闽籍学者文丛”具有开放结构，第一辑推出的为我国当代文学界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既有年逾八旬的老学者，也有中、青年学术新锐；每人一集，收录“有分量”的代表性论文，凸显“一家之言”的戛戛独造。

“闽籍学者文丛”还将推出第二辑，并将进一步扩大规模。我们真诚地希望读者诸君提出宝贵的批评建议。

张 炯 吴子林

2015.1.6

自序

窗外，夕阳穿透了氤氲潏勃的云层，一道天光斜斜地投射在层峦叠嶂之上，渗入苍黄大地每一寸土地，若暗若明。

虚虚复空空，瞬息天地间。

一切都在变。多少人，多少事，如梦幻泡影一般，随风而去，唯一未曾变更的是二十余年前怯生生萌发的“情结”：

已经很久了/那些年少轻狂的日子/总在痴痴地遐想/一个美丽而惊艳的开始//我的生命里/没有丁点炫目的背景/即便有吉光片羽/也忠实原酷/虽说/通往起点的阡陌纵横/却像锁定了怒放佳期的木棉/渲布自我风光/义无反顾//当初/扛起文字的重轭/只是为了将斑斓的春天/交给夏天孕育/然后把自己完完整整/许配给殷实的秋天/阵痛时便化作翻飞的枯叶/与冰雪相偎相依/在寒风里悄悄呢喃/下一次新奇的约会//这就是你我最初的盟誓（《情结——敬献缪斯》）

当世界安静下来，我听到了自己均匀的呼吸。我非常清楚：自己既不优秀，也不聪明，只是比较幸运而已。

福建漳州师范学院是我学术之旅的起点。在那里，我度过了快乐的读书时光。四年里，啃读一百来本理论著作，做了近四十万字读书笔记和卡片。在那里，我聆听到萧涤非先生的高徒林继中博士的两三堂课，如沐春风，从此对传统文化一往而情深；在那里，我有幸遇见了启蒙恩师刘庆璋教授，她的循循善诱引导我步入西方文论的知识殿堂，文学的美丽新世界瞬间洞开……

福建师范大学是我学术之旅的转折点。由于刘庆璋教授引荐，我终于考上研究生，投入中国比较文学家李万钧先生门下，攻读比较文学硕士。三年间，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今中外的理论和作品，在“精神的会饮”中，一颗“读书种子”开始发芽。李先生对我勉励有加，从先生苦行僧似的笔耕，还有诸多厚实著述中，我顿悟：文学是最公平的真正宗教。

北京师范大学让我“脱胎换骨”。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和教育家童庆炳先生，不拘一格地招收了我，生命因此而全然翻转。做童先生的学生不可有侥幸心理，更不得偷懒，你会时刻感到肩膀后面有双明察秋毫的眼睛，无可逃遁。在“魔鬼导师”面前，敬畏之余，只能奋然前行，别无选择。文章一篇篇地写，一篇篇地请导师斧正，一篇篇地修改，一篇篇地投出发表，博士论文就写成了。

博士毕业后，我分配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这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所。这里，汇集了许多学贯中西的大家，他们的名字一直如雷贯耳，而今就在身边时刻耳提面命，饱受教益；这里，有宽松自由的学术空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问学者不懈地研究，不停地写作；这里，劳作来自持久的兴趣，只是以文字追逐时光，不用估量自己有多大的能力，也不用计较成功机会。

“人总要有东西，活着才有意义”，把自己的生命精华充分调动起来，倾力一搏，这才不枉为“活着”！在强大的物质化之“有”面前，文学之“无”可能微不足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无为”。那些“词语建筑师”，以其孤绝的勇气，还有鲜润光辉的语言，开辟榛芜，洞察着人类的普遍生存境况，我们由此返回内在的明镜灵台，与纯真的生命对谈，追寻更高形式的存在，以“克服自己的时代”！

文学是日益沙化的世界留下的最后一块湿地，这貌似“捕风捉影”的事业，让我们坚持心灵和语言的独步远行，用自己的双手掌控生命的轮盘。职是之故，二十余年来，尽我心，尽我力，尽我份，本乎一己学知之新得，痴心一片，不知疲倦，心不容已地撰为本部文集的文字，便是我的“文学生活”！

是为序。

目 录

自序	(1)
第一辑 小说评点探魅	
小说评点知识谱系考索	(3)
叙事：历史还是小说？	
——金圣叹“以文运事”“因文生事”辨析	(21)
文化的参与：经典再生产	
——以明清之际小说“经典化”进程为个案	(35)
第二辑 当代文论撷英	
真精神与旧途径	
——童庆炳学术思想及研究方法述论	(57)
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理论坚实的基点	(93)
“中国审美学派”：理论与实践	
——以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为研究中心	(112)
第三辑 前沿问题透析	
感悟：生命的学问	(141)
“艺术终结论”：问题与方法	(155)
第四辑 重返文化原典	
超越“实用”之思	
——孔子诗学思想之再释与重估	(185)
“文以化成”：存在境域的提升	
——孔子审美教育思想论	(203)
原学：自我的创造性转化	
——孔子之“学”思想抉微	(220)
学术简表	(252)
跋	(256)

第一辑 小说评点探魅

小说评点知识谱系考索

我们知道，小说评点是盛行于明清时期的古代小说批评形式。作为一种文体，它的生成绝非突兀而来，而必有一个萌生、累积和衍化的路径。那么，这个嬗变过程是怎样的呢？金圣叹的小说评点仅仅是在关注“文学”吗？其学术旨趣何在？这些问题常为人们所忽略。鉴于多数论说差强人意，下文拟对小说评点与儒家经学传统、“读书法”之间的关系进行详细的勘察，重新考索小说评点的知识谱系，以总体地把握小说评点的学术底蕴。

小说评点与儒家经学传统

一般认为，小说评点“直接导源于唐宋以来的诗话及诗文评点著作”^①，其依据是小说评点所采用的形式——圈点、眉批、夹注、回评和总评等已见于唐宋诗话、诗文评，是它们给予小说评点“直接的启发”。譬如，最早的文章评点本，如《古文关键》、《崇古文诀》、《文章轨范》和《文章正宗》等等，就有了夹批、眉批和文前总评等不同方式。但是，我们认为，小说评点的产生与诗文评点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这么简单，它们的距离不只是批评对象的文体差异。关于早期诗文评点的特征，钱钟书在《管锥编》一书中有点睛式的论述：

方回《瀛奎律髓》卷一〇姚合《春游》批语谓“诗家有大判断，有小结裹”；评点、批改侧重成章之词句，而忽略造艺之本原，常以“小结裹”为务。苟将云（按：陆云）书中所论者，过录于机（按：陆机）文各篇之眉和尾，称赏处示以朱围子，删削处示以墨勒帛，则

^①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第四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28页。

俨然诗文评点之最古者矣。^①

而小说评点则如袁无涯刻本《水浒传》卷首所云：

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今于一部之旨趣，一回之警策，一句一字之精神，无不拈出，使人知此为稗官史笔，有关于世道，有益于文章，与向来坊刻，夔乎不同。如按曲谱而中节，针铜人而中穴，笔头有舌有眼，使人可见可闻，斯评点所最可贵者。^②

小说评点侧重于“法”的“拈出”，而诗文评点“忽略造艺之本原”，二者之别是赫然可见的，从中并不易窥出二者的传承关系。于是，有论者补充说，小说评点还有两个“来源”，即“唐宋以来‘说话’的影响”^③和“科举取士、试场考评风气的间接影响”^④。这种“补充”面面俱到，貌似公允，实则仍未能真正解决问题——它无法应对以下追问：小说评点作为一种话语，它是怎样说的？为什么这样说？这样说意味着什么？它兴盛于明清之际这一特定的时空坐标与文化语境，其原因何在？法国当代思想家福柯指出，追求起源是这样一种努力：“收集事物的精确本质、最纯粹的可能性、被精心置于自身之上的同一性、静止并异于一切外在、偶然和连续的东西的形式……这就是要着手扯去一切面具，最终揭示源初的同一性。”^⑤因此，很有必要对小说评点的渊源作新的审察。

我们知道，小说评点萌兴于明代万历年间。就现存资料而言，刊于万历十九年（1591）的万卷楼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小说评点的最早读本，其封面有识语云：“是书也刻已数种，悉皆伪舛，辄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雠校，俾句读有圈点，难字有音注，地理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节目有全像。”正文中标示的批注形式有“释义”“补遗”“考证”“论曰”“音释”“补注”“断论”七种，其中，除“论曰”“补注”和“断论”体现了评论的性质外，该书所批注的内容主要

① 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15页。

② 《〈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发凡》，引自《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③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第四卷，第725页。

④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第四卷，第726页。

⑤ [法]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引自《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是“注释”。即便是所谓的“评论”，也基本上是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史实分析和道德评判。如《刘玄德襄阳赴会》节，玄德与刘表论胸次抱负，“史官有诗赞曰：曹公屈指从头数，天下英雄独使君，髀肉因生犹感旧，争教寰海不三分”。“论曰”云：“此言玄德不忘患难，安得不为君乎？”这种批注形式实际上是传统史注史评的直接延续。据《上三国志注表》，早在刘宋时期，裴松之为陈寿《三国志》作注，裴氏“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松之开创了在传统的名物训释基础上融补遗、考辨和评论于一体的史学注评方式，显然，《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评点直接沿用了这种形式，尽管其文字已越出了一般的注释，带有了有一定的评论成分，但仍然与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评论相去甚远。又万历二十年（1592），余象斗刊刻《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它首次标明“批评”字样，并与“全像”并列；该书正文页面分三栏：上评、中图和下文。这是余氏刊刻小说的一个基本形态，可惜此书已经流落海外，难以得见。越二年，余氏又刊刻《水浒传评林》，从中可概见余氏评点本的一般面貌。全书正文前有《题水浒传叙》，其眉栏又置《水浒辨》一文云：

《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余副，全像者止一家，前像板字中差讹，其板蒙旧，惟三槐堂一副，省诗去词，不便观诵。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有不便览者芟之，有漏者删之，内有失韵诗词，欲削去恐观者言其有漏，皆记上层。

因此，“改”“评”二位一体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又书名曰“评林”，有将评语“集之若林”的意思。但观余氏“评林”并无标出其他评者，反有“书林文台余象斗评释”字样。可见，这只不过是用来招徕读者的“虚招”而已。万历三十四年（1606），余氏又刊刻《列国前编十二朝传》，其标明形式有“释疑”“地考”“总释”“评断”“鉴断”“附记”“补遗”“断论”“答辨”“论断”，仍然是以史实考订、音义考辨为主。这些早期的评点本似乎表明：小说评点应渊源于古籍的“注释”。

不少论者便持此说。如有研究者指出：“从性质和内容看，小说评点完全可以算作注释的一种类型。”^①或更为具体地说：“评点是古代典籍评

^① 董洪利：《古籍的阐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注形式在小说戏曲批评中的运用。”^① 美国学者陆大伟也提出，中国的传统小说批评源于“评点之学”，是古代名为“传”“注”“解”“疏”的学术研究方法之运用于小说阅读的结果^②。把小说评点当作“注释”看待，的确把握住了早期小说评点与古籍阐释传统之间一定的渊源关系。但是，它的明显缺陷在于无视后期小说评点自身之嬗变。万历三十八年（1610）和万历三十九年（1611），“容与堂本”和“袁无涯刊本”《水浒传》相继问世。它们在批评的内涵上完成了转型：形式上的训诂章句、音诠释义以及内容上的史实疏证，转化为对小说作品艺术的、情感的赏评；批评的体例上也发生了变化，开首有序，序后有总纲文字数篇（类似于“读法”），正文则由眉批、夹批和回末总批三部分构成。崇祯十四年（1641），金圣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刊行，体例上又发生了三处变化：其一，增加了“读法”；其二，回评由回末移至回首；其三，大量增加了正文中的夹批。至此，小说评点的形态基本完备，金圣叹也因此成了中国小说评点派的集大成者。与前期小说评点相比，李贽、金圣叹的小说评点贯穿着富于主体创造性的批判精神，而与一般的古籍注释判然有别。而且，视小说评点为古籍的注释，小说评点之源头便可一直溯及两汉的经学，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所论过于悠远”，“未为确论”^③。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于文字著述有经、史、子、集之分，经为各类著作之首。《庄子·天运》篇记载孔子曾问道于老子，自谓：“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在古籍中，这大概是最早关于“六经”的提法。《汉书·艺文志》之《六艺略》的“六艺”即此“六经”。到唐初又有“九经”，后更增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四书，一共为十三经。它们在儒家学说乃至中国文化只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关于“经”人们有各种解说，或谓其为官书，不同于私人著述，或言其乃圣人所作，为万世法程，即《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所谓的“经禀圣裁，垂型万世”。近人章炳麟对于“经”的解释较为切近其原始含义，他说：“经者，编丝连缀之称。”蒋伯潜在《十三经概论》中认为，此说“最为明通”，“经”本为“书籍之通称；后世尊经，乃特成一专

① 赖力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

② 参见陆大伟编：《如何阅读中国小说》第一章《中国传统的小説批评》，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③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第四卷，第725页。

门类之名称也”^①。古代的文字著述一旦成为经典，即归入一个“专门部类”，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与价值。这就是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所谓“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②。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典便成了国家法定的书籍，获得了统治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制定都必须以儒家经典的内容为依据，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行为也必须以儒家经典为指南。由于经典本身意味着肯定性的或正面的价值，即具有一定的“规范性”，研习经典可以为一般的理解和解释过程提供最具典型意义的范例，因此，始自汉儒的对于经书的阐释，便发展而为庞大的章句注疏的儒家经学传统。随着经学与其他文化学术的发展，它扩展到了经书之外的领域，成为理解和阐释各类古籍的共同形式。毫无疑问，儒家经典因其独特的地位，构成了古籍注释当然的主体部分。我们考察小说评点的知识渊源，对其与儒家经学传统的关系不可不察。

金圣叹自己就透露其评点与经典义疏之间的关系，如云：“如此一段文字，便与《左传》何异？……盖《左传》每用此法。我于《左传》中说，子弟皆谓理之当然。今试看传奇亦必用此法。……甚矣，《左传》不可不细读也。我批《西厢》，以为读《左传》例也。”^③有的论者便认为，以小说戏曲评点为重要内容的中国文学解释学“承袭古典释经学的集注、集笺、集释与文本共同印行的方式”^④，论述更为具体的是杨义的《中国叙事学》，它指出：

西方阐释学是由中古以来阐释《圣经》的传统变异而来，与之可资参照者，是中国小说评点也与儒家经典的章句注疏之学有着深刻的历史联系。这种联系涉及它的精神和形式，体例上既可以在宋儒注解“四书”的形式上找到踪迹，作风上又可以在晚明儒学以狂禅姿态解经中看出影响。^⑤

① 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② 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文心雕龙译注》，陆侃如、牟世金译注，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21页。

③ 金圣叹：《金圣叹全集》第二册，陆林辑校整理，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896—897页。

④ 金元浦：《文学解释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⑤ 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7页。

较具体地说，郑玄是“汉笺”的集大成者，他的解经体制虽各自成书，但已涉及经书总论、分论、解题和文字之间的笺注。继之而起的“唐疏”则形成所谓“官书模样”的解经体制：书前有“序”或“叙论”，宏观概述经传源流；书中首出经文，以双行小字列出前人的注，然后是孔颖达等人的“疏”，对篇目作解题释例，疏通经义，或校勘和注释经文，并作若干“辨伪”，“向宋章句变异为明清小说评点的文体纠缠走近了一步”^①。至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出，又建立一崭新的解经体制：卷首有“序”或“序说”，阐明此书的基本思想，或引述史籍介绍作者，还有前人对其思想与道统承续的论述；正文每句有简明的注疏，每章的章末均置有章评，此之谓“章句”；全书还有总评，放在卷首书题下，朱熹还撰有《读论语孟子法》一文等等。该书成了宋代官方儒学的标准读本。小说评点确与这种章句注疏之学“有着深刻的历史联系”^②，杨义称小说评点“从儒家经典阐释中走出来”，并非虚言。

小说评点与“读书法”

比起笼统地把小说评点当作“注释”，将小说评点的源头与儒家经学传统相联结，的确更为精当，它准确把握了二者体例的某种沿革关系。但是，不难看出，此论多注目于小说评点之“评”，于“点”则视而不见。“点”即“圈点”，评点方式之所以能风靡天下，与“圈点”有很大关系。姚鼐《答徐季雅书》云：“圈点启发人意，有愈于解说者矣。”吕思勉《章句论》则指出：“圈点之用，所以抉出书中紧要之处，俾人一望而知，足补章句所不备。”

“圈点”是一种超越文字的特殊的分析方式，因为诸家的圈点方式“义例”各不相同，甚至带有“秘传”性质。明清小说评点中的圈点形式多样，如点、单圈、双圈、套圈、连圈、三角、直线和五色标示等等。它们在功能上与古文选评的“圈点”差异不大，一是标出文中警拔之处，二是句读作用。较早对小说圈点作出说明的是九华山士潘镜若为《三教开迷归正演义》（明万历白门万卷楼刊本）所作《凡例》：“本传圈点，非为饰

^① 杨义：《中国叙事学》，第411—412页。

^② 参阅张伯伟：《评点溯源》，见章培恒、王靖宇主编：《中国文学评点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页。

观者目，乃警拔真切处则加以圈，而其次用点。”明天启年间刊刻的《禅真逸史》前，夏履先撰的《凡例》亦云：“史中圈点，岂曰饰观，特为阐奥。其关日照应，血脉联络，过接印证，典核要害之处则用‘△’；或清新俊逸，秀雅透露，菁华奇幻，摹写有趣之处则用‘○’；或明醒警拔，恰适条妥，有致动人之处则用‘▲’。”关于“圈点”的句读作用，清乾隆年间《妆钿铲传》中的《圈点辨异》一文言之最详：“凡传中用红连点、红连圈者，或因意加之，或因法加之，或因词加之，皆非漫然”；“凡传中旁边用红点者，则系一句；中间用红点者，或系一顿或系一读，皆非漫然”；“凡传中‘妆钿铲’三字，皆红圈套黑圈者，以其为题也，皆非漫然。”可见，小说评点的“圈点”实为古人的读书标志，它与古人的“读书法”密切相关。

起初，古人的读书标志主要起句读作用。许慎《说文解字》五篇上“ㄣ”部：“‘ㄣ’，有所绝止，而识之也。”黄侃指出，“ㄣ”是表示句读的符号。又《说文解字》十二篇下段玉裁注：“钩识者，用钩表识其处也。褚先生补《滑稽传》：‘东方朔上书，凡用三千奏牍。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二月乃尽。’此非‘甲乙’字，乃正钩字也。”据《三国志》卷十三注引《魏略》，三国时代的董遇以“朱墨别异”的阅读方式闻名。当时的太学生无心向学，大多空疏，“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百人同试，度者未十。”“墨法点注”可能类似于“朱墨别异”，从中可以反映出标志者对文本的理解，而成为考试的方式之一。唐代刘守愚《文冢铭》亦云“有朱墨围”者，清代袁枚据此以之为圈点的滥觞。其实，它还属于一般意义的断句，欣赏层面上的“圈点”多见于宋代的标注读书法。朱熹自云：“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语录观之，初用银朱画出合处；及再观，则不同矣，乃用粉笔；三观，则又用墨笔。数过之后，则全与元看时不同矣。”^①朱熹这种读书法为门人黄干（字勉斋）所发展。元人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卷二引“勉斋批点四书例”中有“点抹例”，包括红中抹（“纲”“凡例”）、红旁抹（“警语”“要语”）、红点（“字义”“字眼”）、黑抹（“考订”“制度”）、黑点（“补不足”）。在黄氏门人何基那里，它又得到了发展。《宋史》卷四三八《何基传》说他“凡所读无不加标点，义显意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黄宗羲《宋元学

①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